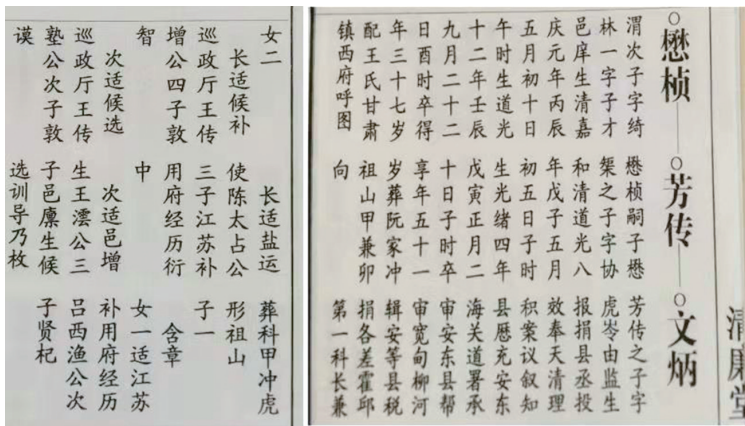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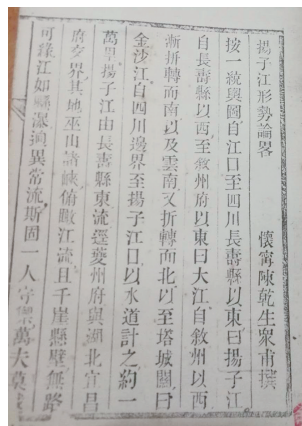




清廉堂《查氏家谱》
作者供图



陈独秀《扬子江形势论略》作者供图

(上接11版)

作为孀居的母亲，陈查氏有柔弱的一面。

陈氏家族有一位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陈查氏教育孩子们要尊敬他。光绪十二年（1886），长江大水冲破了怀宁县广济圩，绿水乡全部淹没。这位族长哭丧着脸向陈查氏诉说乡民的痛苦，接着却要借钱接济自己的家属。母亲虽然对族长很尊敬，然而却没有答应。族长走后，庆同问母亲：“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被淹的人家好些，为何今天一个钱也不肯借给族长呢？”母亲紧锁双眉，一言不发。几年以后，庆同才知道，这位族长为人狡诈，请他判断是非曲直，一概以所得鸡、米、烟土或老本洋为标准。每逢修圩放赈，族长都热心为大家奔波，但他督修的工程都最容易损毁，实际是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这就是为什么母亲皱眉不语的缘故。

族长手下有一位户差,常常奉族长之命,捉拿族中不法分子到祠堂接受处罚;同时他又是一位阴差(阎王爷的差人)。他常常到庆同家里,说是在阴间见到了庆同家的祖先,没钱用了,托他来收钱买纸银锭烧给祖先。陈查氏不仅恭敬地款待他,而且给钱托他代买纸银锭。户差走后,母亲表示不相信户差的鬼话。

家境贫寒、遭人冷眼，丝毫不影响陈查氏培养孩子成才的决心和意志：

长子庆元，考取了秀才，府学廪贡生。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名义。安庆府共四十名廪贡生，每年发廪饩银四两。

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章旭公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一岁。白胡爹爹走了,母亲找过几个塾师,小庆同都不满意,母亲就让大哥庆元教弟弟庆同读书。知弟莫若哥,大哥知道庆同不喜欢读八股文章,除要他温习经书外,还教他读《昭明文选》。起初,庆同读《昭明文选》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

孩子们渐渐长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小叔子昔凡公和妯娌的帮助下,陈查氏为庆元迎娶了补用行政厅张懋勋之长女;长女嫁给了安庆商人吴向荣;二女嫁给了画家姜筠之侄、邑庠生姜超。

光緒二十二年(1896),庆同十七岁。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庆元实在再捱不过去了,不得不跟弟弟说好话:“考期已近,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了罢。”庆同一声不吭,哥哥知道,这不是反对,而是默认了,就拿出合于小考的路德的文章作讲解,再传授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真可谓临时抱佛脚。县考和府考,庆元名次都不靠前。到了院试,宗师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对于这样不通的“截答题”,庆同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昭明文选》上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填满了一片皇皇大文。这篇文章,竟被宗师大人看中,把庆同取了第一名。

捷报传来，母亲陈查氏乐得几乎掉下了眼泪。“眼皮子浅”的乡邻，看到全族中陈象五第一个中了秀才，陈昔凡还中了举；现在看见庆元、庆同兄弟俩年纪轻轻都中了秀才，造出许多神话，说章旭公的祖坟风水好；说振风塔是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等等。几个富户，看中了这第一名秀才，争先恐后托人打听庆同可曾定亲。

母亲大乐特乐，庆同自然高兴。听从母亲和嗣父之命，庆同与安庆府统领高登科长女高大众定亲。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庆同第一次离开母亲,出远门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觉得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地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专心做点学问”,并且“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

乡试共三场九天。这次命运之神没有眷顾庆同，他目睹了考场里的种种怪现状，“看呆了一两个钟头”，联想到国家、人民和制度，他落榜了。而这一串联想，便是庆同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这一年，德国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下，于11月14日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扬言要瓜分中国。庆同“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在这一年冬天，写下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

文章指出：“近时敌斡卧

独 秀 之 母

夏筱翊

夏筱翊，1980年代初中师毕业，在基层工作30多年，已提前退休。现致力于挖掘地方文史。中华法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覬覦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文章认为：“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

作者采用旧有资料、旅行者的记述和外国人的论述，写了这篇著作，略述扬子江（长江）沿江形势，提出各处重要地段军事设防建议，供清政府参考。

《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广征博引。这部木刻竖排本的著作，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文末特别注明“光绪丁酉冬怀宁陈乾生自识”。这年，庆同才十八岁，怀着满腔热

青史留芳

光緒三十四年(1908)9月,陳慶元因患肺病,死於東北沈陽,年僅37歲。此時,慶同在杭州浙江陸軍小學任國文史地教習。次年秋天,慶同北上,接扶大哥靈柩回安慶。在沈陽寓所,慶同写下了長詩《述哀》:

.....

与君为兄弟，匆匆三十年。
十年余少小，周知忧苦煎。
十年各南北，一面无良缘。
其间十年内，孤苦各相怜。
青灯课我读，文彩励先鞭。
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
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
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
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
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
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
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
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
海上各为别，一别已终天。
回思十载上，泣语如眼前。
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
兄亡归母侧，孑身苦逆遭。
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悬。
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
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

作者痛悼亡兄,追思慈母,感天动地。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陈庆同被迫流亡日本。应好友章士钊之约编辑《甲寅》杂志。1914年11月14日,他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政论文

忱,写下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军事论著,足见其天赋之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安庆大南门培德巷家中,高大众生了第一个儿子,按排行应该是“遐”字辈,谱名遐延;因为大哥庆元的儿子取名遐年,庆同把儿子取名延年。两房都添了孙子,陈查氏别提多高兴了。庆同告别母亲、妻子和刚刚诞生的儿子,和哥哥庆元一起随嗣父昔凡到东北盛京(今沈阳)做文书工作。

第二年，庆同得知母亲生病，便同大哥庆元一起匆匆南下，等到他们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兄弟俩肝肠寸断，将母亲安葬十里铺老祖山（今独秀园附近）。

《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这是他第一次以独秀之名发表文章。

1915年印行的《怀宁县志》，陈衍中、陈衍庶、陈查氏以及陈独秀大哥陈健生都“志”上有名：陈衍中归于“笃行”，陈衍庶归于“仕业”，陈查氏归于“节孝”。这在地方志史料中，很少见。

1937年夏天,《宇宙风》杂志社主编陶亢德托出版商汪孟邹写信给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的陈独秀,请他写自传。7月16至20日,陈独秀埋头写作,写就两章,取名《实庵自传》。陈独秀《实庵自传》说:“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定的态度。”

接着陈独秀生动地记叙了母亲的性格,并准确地分析了母亲的性格对自己的影响:

“有人称赞我嫉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吧”。